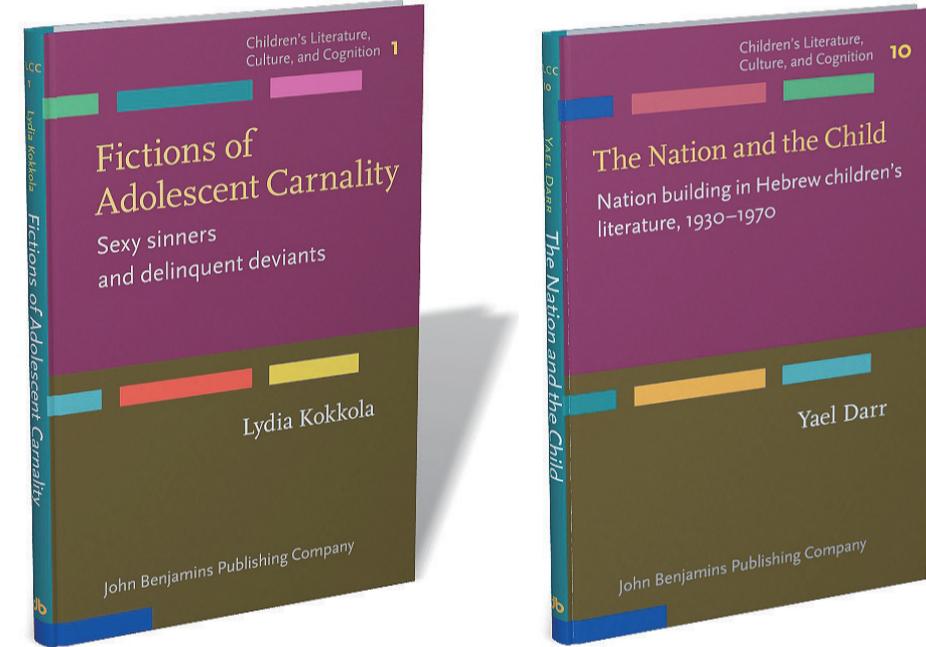




按照儿童文学学者朱自强的观点,目前的儿童文学除了一般文学的研究方法外,主要有四大颇具儿童文学自身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分别是:儿童哲学的方法、深层心理学的方法、人类文化学的方法,以及童年历史学的方法。它们牢牢把握住了儿童文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取得了累累硕果。但随着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科学——认知科学在国际上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认知诗学、认知叙事学等跨学科或研究范式的不断发展,国际儿童文学界亦将目光投向了一种新的视域,那就是认知研究。

认知研究,顾名思义,与人类的认知活动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一门探索人类心智和认知的新兴交叉学科认知科学兴起,文学领域随后开始了认知转向,即认知科学的一些研究范式和方法与文学本身的理论和研究课题进行整合,形成了包括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认知修辞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文化研究等在内的交叉学科或研究范式。自首位将认知科学与文学联系



起来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Reuven Tsur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认知诗学研究,到目前为止已有以Peter stockwell、Margaret Freeman、Gavins Steen为代表人物的认知诗学,以Elena Semino、Jonathan Culpeper为代表人物的认知文体学、以Mark Turner、George Lakoff为代表人物的认知修辞学,以David Herman为代表人物的认知叙事学,以Lisa Zunshine为代表人物的认知文化研究等不断蓬勃发展。

文学领域的认知研究立足于人类心智,一方面关注文本如何激活读者的认知获得意义,实现人类与文学的交流;另一方面也试图从人类心智思维等角度去分析和理解文本中的人物角色、文体风格等审美特质。在认知科学家看来,人类通过如图式脚本这样的认知工具、概念映射和概念整合这样的认知过程来获得信息,这些为人类所共享的生理机制,实际上正是作者与读者进行对话的基础。此外,人类建构以及表达自己的各种心智思维往往需要通过被社会文化所影响的符号话语,这意味着认知研究不会仅停留在生理层面,而是嵌套在社会历史文化这样的大语境之中。因此,认知研究将读者、文本、作者与世界贯通于一体,从人类认知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学,实现了全新的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认知研究并不排斥其他文学

理论,而是在这种新的理论视域下寻找它们的联结。它不仅能对诸如读者批评、叙事学、符号学等理论作进一步的深入,亦能用于意识形态、生态批评、女性主义等多种学术命题的探讨。

儿童文学是在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受到认知大潮的影响。自儿童文学著名学者、前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主编John Stephens将认知科学中的图式脚本理论引入儿童文学,用来考察他一直关注的意识形态问题,认知研究带来的新气象迅速吸引了众多儿童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儿童文学领域的多种研究向度。继图式脚本理论之后,映射、概念整合、概念隐喻、具身认知、可能世界等理论范式和概念术语都陆续进入儿童文学批评领域,涉及意识形态审视、文本改编、情感叙事策略、文学功用和教育等问题,覆盖图画书、童话、儿童诗、儿童小说和青少年小说等各种文体。除了John Stephens, Sung-Ae Lee 主要以图式脚本理论对多元文化和文本改编问题进行考察; Maria Nikolajeva 关注认知与读者阅读和知识习得之间的密切联系; Roberta Seelinger Trites 从具身认知的角度出发观照青少年小说中成长是如何被概念化的。此外,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IRSLC)特辟专刊意在讨论认知研究在儿童文学上的应用,国外著名出版社John Benjamins 推出了名为“儿童文学,文化与认知”(Children'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ognition, CLCC)的系列丛书,从2013年至2018年,该系列已经出版了10本。

认知研究之所以受到国际上众多儿童文学学者的青睐,除了能有助于我们从全新的思维来看待文学批评、在以往的理论基础上推进对文学更为科学的阐释之外,它还对儿童文学自身学科内的一些经典命题有所启发。

儿童文学自带的广义教育属性使其对儿童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问题格外注意,儿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如何获得文本意义的?儿童读者能在阅读中习得哪些知识和文学阅读技巧?儿童文学学者Maria Nikolajeva谈及此类问题时指出,在以往的读者反应理论中读者是隐含的,被建构的,认知研究则关注无论是隐含的还是真实的读者,或者说两者的区别在认知研究这里并不重要。读者反应理论希望描述当读者阅读时会发生什么,这往往只能在文学批评中给予一个印象式的模糊的论述,但由神经科学支持的认知研究能帮我们用更科学更精确的路径理解儿童文学的阅读是如何发生,以及阅读对儿童读者究竟会产生怎样的作用。

另外,在认知科学家看来,认知是一种具身

的心智活动,即认知与人类的身体构造和身体活动息息相关。这一观念与专为本就处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重视身体和身体体验的少年儿童的文学作品天然地契合。以低幼文学为例,如儿童诗歌常常被视作不能与成人诗歌相提并论的体裁,但将儿童诗歌与成人诗歌以同一标准进行评判是否合适?应该从哪些方面对儿童诗歌进行分析?儿童诗歌的两大特点,一是通过语言而营造韵律感和节奏感,这与幼童通过简单的韵律和节奏不断发展自身对身体感知的情况相一致,一是描绘儿童熟悉的生活状态和事物,而这往往又是以儿童身体体验为中心的。这两大特点均与儿童身体以及身体活动,即具身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契合并推动儿童的认知发展。从儿童自身发展要求来看,具身认知肯定并提供了一个观察儿童诗歌的视角。

认知研究还能帮助我们认识儿童文学中“隐藏的成人”问题,即儿童文学中的“成人意志”为什么一定存在?根据认知研究,成人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依赖于自身的认知工具和认知过程进行创作,这些认知工具如图式脚本通过语言符号表达出来就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携带作家本人意识形态。读者则通过对脚本与图式的识别,通过概念整合这一认知过程,实现对同一脚本改编后不同故事的相容。因此当下的文本的改编是利用脚本和图式而不是任何单一的可识别的文本,以互文的方式实现被改编内容的扩展。

现今,认知研究在我国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但主要针对的是语言学领域,研究的对象多围绕着成人文学,发表的文章多见于外语研究或语言学研究领域。那么怎样将认知研究与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儿童文学结合起来,怎样利用认知研究合理激活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并促进自身学科建设,将是接下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李利芳



儿童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认知研究

□江璧炜

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当下我国儿童文学学界亟需关注与开拓的领域,近来这方面已有新的学术趋向出现,有望开辟出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新景观。本期刊出的江璧炜一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认知研究”转向,介绍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基本学术理路与发展状态,指出将其引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及创新空间。针对认知研究方法,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努力消化吸收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既有研究成果,借鉴其研究的方法论,同时结合中国自己的语言文化、思维特征、文学发展规律等,探索对接应用的可行性,将其作为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有效方法。

■关注

儿童文学的流量入口和良善之心

□周晴

其次,我去过一家全国连锁酒店,为他们的VIP客户做阅读分享,据说是酒店的一项增值服务,将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结合起来,不仅在房间里放了有针对性的图书,还定期请专家为会员做各种分享。客户的精准,依靠的是他们的APP营销,我看到了酒店对文化和品牌的重视,也看到了现场家长的积极参与。

上海有家民营书店叫志达书店,在复旦大学附近,那里的环境很棒,宽敞的书架、有设计感的空间和安静的氛围,家长和孩子围在一起,我在那里做公益讲座时,据说,虽然现场人数有限,但线上参与观看的直播者众多,之后还会有关微信的内容发布。以上这些,我想很多儿童文学作家都经历过,并不稀奇。

我觉得有意思,是因为我从中看到了在传统的营销之外,顺应时代的新的推广模式,而且,多是通过网络渠道的人口转发、传播开来。那些对内容产生共鸣的、好奇的或焦虑的读者,就可能通过这些入口进入网店、关注你,进而实现消费。

当某个入口的浏览量高了,就被称为“流量入口”,而那些“流量入口”是可以实现更高的传播化和转化率的。“流量入口”这个词,就这样闯入了我的视野。

那么,儿童文学需要这样的流量入口吗?

我刚刚工作的上世纪90年代,图书的传播方式是订货会的召开、征订单的发放和新华书店的陈列,再加上报纸媒体的宣传,这些都是当时图书传播的入口。进入新世纪之后,去学校签售、进入一些政府和机构的推荐榜单、评选出的各类奖项等成为图书的传播入口。而在互联网和手机发达的今天,网上支付如此便捷,人口自然就有可能转移到网上。

这个人口,有的时候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而要在手机这么小的一块屏幕上上去抢夺受众的眼球,吸引他们进入,并让这人口成为流量入口,其中一定有些奥妙。

我本来认为,所谓流量入口,是由销售商或市场营销人员去安排和制造的。其实不然,在互联网模式下,这些入口在机器的一端,会带上了流量、数据和算法的计算机特性。入口是一扇打开的门,但不是只有这扇门,很多人是平行的、矩阵的、扁平化的,很有可能从一个人口可以通向更大的入口。

而所谓“流量”,就是要聚众。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私域空间的口碑传播和公域空间的粉丝传播都成为流量的保证,它包含了机器的算法、粉丝的多寡和点击量的大小等等因素,由它们共同完成。我们经常说的微信公号、小视频、抖音上的那些“10万+”,就是在说它成了一个流量入口,体现了他们的商业价值。

因为只有高流量才可能带来高转化率,粉丝经济、网红带货、知识付费等就是在这个机制下产生的,“一条”“逻辑思维”都在这样做,儿童教育方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于是,不管是自媒体还是微信平台,以及更多的销售平台,都学会了去制作话题、创造氛围、引发联想,用抓人或惊悚的标题来引起关注和点击。所有的目的,就是希望拿着手机的你可以因为某些好奇或共鸣,甚至是因为某种焦虑,去点开这个入口,转发、点赞、评论,以更多的点击率来堆砌起高流量。

当然,进入入口只是第一步,互联网上有句话叫“货不对板”,说的就是其实没什么干货,消费者确实会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购买行为,决定停下来关注还是一闪之了。所以高流量未必有用,流量能沉淀下来才有用,而干货与否成为沉淀下粉丝的重要砝码。

互联网时代吸引人进入,或者说用什么办法“被看到”成了第一要素,之后你才有机会“使劲”。那些公号每天都要更新,日历上的节日、社会上的热点、突发事件、明星和偶像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他们更新的一个支撑点,成为博取眼球的一种方式。

由此可见“被看到”的重要性。试想,如果你根本没参与到这样的入口里去,很有可能,你就直接被OUT了。那么,当我们的小读者包括他们的父母都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时,儿童文学是不是也将更多地参与到流量入口的规则中去?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当以搞怪、刺激和吸引眼球作为流量入口的开端,忧患也就来了。由快节奏带来的浮躁、对金钱的崇拜、对教育的焦虑、娱乐八卦等等,如果都成了值得贩卖的话题,信口雌黄、夸大其词,惊悚的标题,还有不负责任的空话、大话,全都可能来了。

这就说到了关于儿童文学中的良善之心。我用这四个字,想表达内心对童书作者心地善良和底线坚守发自内心的呼唤。

设想一下未来社会的样子:人工智能来了,机器可能代替人类做很多工作,社会的变化会更快,人们对于物质的享受可能将逐渐被精神的愉悦所代替。“斜杠青年”大概会是未来孩子的常态,他们对艺术、科技和兴趣的追求,将会进入更高的层次,他们急匆匆向前跑的时候,精神世界由谁塑造?他们从小阅读的儿童文学里,有没有筑起善良和规则的地基?

最近这段时间,当我又一次捧读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时,小林校长那种惟恐孩子受伤的拳拳之心让我大为感动。我也想起了刘海栖在《有鸽子的夏天》中,写出了一个男孩看世界的不疾不徐以及那个时代孩子们对小动物的怜爱和人性的善良。

这些似乎本就是儿童文学的题中之义,而对我来说,却是年龄看涨后感受强烈起来的,大概这心情,还和我在创作《像雪莲一样绽放》时,内心的感同身受有关。

我读《吹小号的天鹅》的结尾,当读到天鹅路易斯在蒙大拿的森林湖泊中用小号吹出美妙的音乐,和塞蕾娜小姐以及它的孩子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时,内心涌起一种满足感。《窗边

的小豆豆》后记中,那些在巴学园长大的孩子对于这个童年学校的幸福回忆,这些作品之前我也读过,而这一次却对那些成长叙事的文学性和审美性表达,以及文字和故事背后闪现的人性高度颇为赞赏,仿佛与我内心对良善之心的理想产生了共鸣。

这段时间,我一边创作,一边阅读,内心柔软而坚定。我现在深信这一点,给过还是没给过,会很不一样。

所谓幼学如漆,一个孩子的视力所及、他遇见的人、读过的书、看到的世界,如果其中有过善行和善良、标杆和理想,那些东西会沉下来留在他的心底,成为他长大后的教养和底线。在我成长的日子里,一直很感谢我的家庭,尤其敬佩我的外公。在他曾经的岁月中,他的那些善良举动,如在西藏墨脱建起了一所小学等,给了我那么触手可及的榜样的力量。这些记忆像是镌刻在我心灵深处的一座丰碑,平时他们不一定出现,但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就在那里,仿佛种下的一颗向上向善的种子,又好像一束光亮,为童年和少年投进过温暖和明亮,让童年照亮未来。

特别在今天,在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环境下,我真的盼望儿童文学的走向,可以有这样的坚守和善意。如果可以由每个写作者去努力达成,让良善之心镶嵌在作品中,孩子们读到了、留下了,是可以在他长大后去抵充那些平庸、浅薄和急功近利的。

我开始相信,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话,善良是最强大的力量。

对于孩子来说,通过文学的力量,特别是儿童文学,做一个内心善良的人,是不是尤其重要呢?一个内心盛满向善向美的孩子,将来会是个有坚守的、积极乐观的成人。

真心希望在儿童文学世界里,我们可以一次次遇见良善之心的有故事、有情感的表达。真心希望,善良会是未来世界的样子。